



天

天

天

天

天

天

天

天

天

天

天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WORKS NOBEL PRIZED
IN LITERATURE

諾貝爾基金會贊助
瑞典學院編纂

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

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

43

涅魯達

譯作者：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編譯委員會

總策劃：張 坤 山

初 版：九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再 版：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 址：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一五〇號三樓

電 話：三〇五〇九〇四・三〇五〇九〇五

郵 撥：五四三六〇〇 廣啓明帳戶

印 刷：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
地 址：中和市民有街35號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

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再版

目 錄

溫魯達

評審過程

歡迎詞

受獎演說

詩集

得獎人與作品

著作目錄

627 601 31 21 15 3

涅魯達

智利

一九七一年得獎

生：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二日（智利巴拉爾）
逝：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（智利聖地牙哥）

得獎理由

他的詩充滿了原始的活力，寫出了美洲大陸的命運與夢想。

涅魯達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過程

瑞典駐法大使館前文化參事
謝魯·斯德列貝利

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一時，在斯德哥爾摩辦事處的辦公室裏，瑞典學院的常任理事卡露魯·拉克那魯·基羅發表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名單。全文如下：

「由於去年索忍尼辛獲得諾貝爾獎而引起軒然大波的緣故，我和我的同僚們均受到示意，以後僅頒獎給現任的外交官，在決定將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智利駐法國大使納夫塔里·李卡魯德·雷斯·伊·巴索亞魯特先生時，我們也曾考慮到這件事。」

剎時與會人士都大吃一驚，因為沒有人曾經聽過這位作家的名字，這時基羅先生適時的說出這位幸運者的筆名——巴布羅·涅魯達。這個名字和本名比起來，就熟悉多了。而正式頒獎的理由是由於「他的詩充滿了原始的活力，寫出了美洲大陸的命運與夢想。」對於以上的介紹僅僅獲得稀稀落落的掌聲，所以基羅先生不得不在擺滿各式各樣麥克風的桌前，以各種語言反覆介紹。

巴布羅·涅魯達——使用了爲向契庫族一位老詩人表示敬意而特別取的筆名——是諾貝爾文學獎史上的第三位拉丁美洲人。第一位是一九四五年得獎的，同爲智利籍的G·米斯特拉爾，她是涅魯達在特姆克國立高級中學的第一位老師，同時也是他文學的啓蒙師。第二位是一九六七年得獎的瓜地馬拉人阿斯杜利亞斯。其次對於我前面的戲謔性口吻的介紹，我們應該注意到在涅魯達之前十年的時間裏，已有四位外交官詩人的名字記錄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名冊裏。一九六〇年法國的波恩、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的安瑞克、一九六三年希臘的費里斯，最後是前述的阿斯杜利亞斯。頒獎給大使可能比較不會引起很大的問題，關於這一點，和在瑞典受注目的作家威李赫魯姆·摩貝魯古在斯德哥爾摩的廣播座談會中，對索忍辛事件的看法一致。而涅魯達幾乎在十五年前就被列爲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之一，每年都由智利的文學協會大力的推薦。

更由於瑞典著名評論家們的極力擁護，如果沒有因古巴而爆發的政治突發事件的話，可能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，他就已經獲獎了。

實際上他早在一九五六年已由耶庫斯·安·普羅班斯的文學教授推薦爲諾貝爾獎候選人。阿根廷優秀的小說家赫魯·路易斯·保魯赫斯也被推薦，從此以後他一直成爲涅魯達的勁敵。在他們兩人受到推薦的很久以前，被稱爲「委內瑞拉之荷馬」的羅慕羅·卡里哥也在候選人名冊上出現。稍後也有兩名古巴人的名字出現在名冊上，那就是白人與黑人的混血詩人尼可拉斯·吉連與有法國血統的小說家阿勒赫·卡魯班特，此兩人與涅魯達一樣是共產主義

者，特別是卡魯班特還是卡斯楚所委派的古巴文化指導員。這種現象說明了現代美洲文學的興盛，及其受到瑞典學院諾貝爾委員會重視的程度。

自從幾年前，拉丁美洲的作家就有一位叫阿魯特爾·朗庫維斯特的熱心介紹人，他是詩人同時也是評論家，著有許多作品。他在一九六八年加入學會，在這之前他曾因功而獲得列寧獎。他早在一九四八年就注意到涅魯達，而將他的詩集譯成瑞典文，接著在一九五〇年譯出美麗的詩集「地上的居所」，這部作品是一九三二年——一九三五年間寫成的，是涅魯達藝術生命上的突破點。朗庫維斯特透過翻譯、隨筆或評論，不斷的做著超越利害關係的義務宣傳，爲使涅魯達獲得諾貝爾獎而努力。甚至他還提出：「難道不能把他視爲現代最偉大的詩人嗎？」的問題。

涅魯達的作品除了西班牙語系國家外，最早受到注意是在法國。在他受到瑞典賞識的十年前——一九三八年，他的詩集「心中的西班牙」——描寫西班牙內亂的一九三七年完成的作品——已被譯成法文。在此譯本中附有路易·阿拉根充滿熱情的序文，他在序文中說：「這些詩是真正的悲劇」，並讚美它是足以和畢卡索的「哥魯尼卡」比擬的傑作。由十五章二百五十篇構成的「偉大的歌」，也在西班牙語版出版後，就立刻被翻譯成法文。而一九五〇年出版的「偉大的歌」因爲涅魯達當時被祖國驅逐，所以是在墨西哥出版的。德國的評論家漢斯·馬克納斯·恩森斯貝魯格爾把這本詩與羅馬詩人維吉爾的「耶內達」並列，此外尚有

法國的評論家將其與雨果的「世紀的傳統」比擬，這一本新世界的敘事詩，一出版後就立即被譯成十國語言。這位智利詩人的作品特別受到法國出版界的青睞，分別由多位不同人士譯出。最先的兩位是馬達姆·阿里斯·阿魯維拉和姜·馬魯瑟拿庫。後者也是在一九五四年最先以法文介紹這位偉大人物的人。

對涅魯達而言只有在西班牙沒有獲得空前的勝利。在四〇年代出版的小冊子——法文是以「涅魯達的神話」為題出版——中，兩位西班牙人，利卡魯德·巴色羅與獲得一九五六年諾貝爾獎的作家希梅尼斯，指出涅魯達是正統的共產主義者，同時認為他的作品是「粗劣的詩文」。希梅尼斯對於「今日最偉大的西班牙文詩人是誰？」的問題，他的想法正如安多雷·吉多對雨果的看法一致，答覆是「涅魯達嗎？啊！」

阿魯特爾·朗庫維斯特在長期面對猶豫的評審委員會的同事以後，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。當時涅魯達的作品並不需要重新由西班牙的專家們徹底審查，因為他的作品在瑞典與其他國家的報紙上，經由朗庫維斯特與其他支持者的許多文章介紹，已為大家所熟悉。在頒發諾貝爾獎的當天，在瑞典的廣播中擔任介紹這位新得獎人的是基羅。

他的介紹詞如下：

「關於是否將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涅魯達的討論持續了很久，甚至對某些人士而言，到現在仍認為有討論的餘地。這種性質的討論認真探討起來已有四十年的時間了，就

某方面而言，這可視為人們已無法忽視他的作品的證明。」

關於這件事他又引用了兩個不同的意見，那是由和涅魯達相同的西班牙語系國家的作家提出的。

「涅魯達是比哲學家更接近死亡、比知性更接近苦惱、比墨水更接近血的詩人，而幸運的是，他也是充滿連他自己都不明瞭的祕密性呼聲的詩人。」

這是他的朋友，偉大的費德里克·卡魯西亞·羅魯卡的話。當西班牙內亂尚未發生，身為智利領事的涅魯達到達巴塞隆納時，羅魯卡曾向他表示敬意，可惜事後不久，他就在悲劇性事件中死亡了。另一個則是比涅魯達早十五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希梅尼斯的話，那是簡單的一句，卻又可做兩種相反解釋的話——「偉大的惡劣詩人！」

基羅本人表示在鑑賞涅魯達的作品時，首先對作品的數量感到驚訝，曾自問在詩的歷史中，還有誰可與他匹敵。

「在數量如此龐大的詩中，想特別提出幾首詩，或幾本詩集，就宛如要從五萬噸級的大船中，用茶匙汲水一般的不可能。」

他又繼續說：

「若想指摘涅魯達弱點的人，不需要到很遠的地方；同樣的，想發現他的優點的人，也不需要去尋找。因為這些都包含在他的成名作『地上的居所』，到最近的作品中。而他特別受人矚目的是，靈感隨年歲的增長，更豐富的不斷湧現，彷彿像他出生的南美洲的大河一

般，愈接近出海口，河面愈是寬廣壯闊、波瀾萬千。」

以上我敘述了過多的事項，這是在頒獎時基羅的演講中也沒有提及的事，雖然在平時說過含有這類意義的話。而基羅在上述的對涅魯達的讚詞裏，有許多含有地方色彩的言語，所以雖然賦予他正確的形像了，但要想從中獲得對涅魯達的概要性觀念，與其說是用茶匙在船中汲水，不如說是用捕蟲網捉兀鷹來得貼切。

雖然涅魯達於近年智利的左翼人民戰線體制完成後，出任駐巴黎大使，但他是在宣布諾貝爾得獎人的記者會於斯德哥爾摩召開一小時後，他從瑞典大使處獲得自己得獎的正式通知，纔答應參加巴黎的記者會。這些記者過去不止一次見過他，但是這一天卻如同涅魯達自己一樣，是獲知「宣告熱烈願望已得到成就的鐘聲終於敲響」而來的。這一次願望真的是實現了！新得獎人以輕鬆的心情坦率的承認以下的事實：

「雖然長期盼望著獲獎，但是這次並沒有抱著得獎的希望，因此就更加喜悅了！」
可是，馬上他又好像想起了另一件事：

「這麼一得獎以後，似乎有一種把理應到我偉大的朋友路易·阿拉根手中的東西搶過來的感覺。」

在場的耶魯薩詩人（阿拉根）說：

「我正巧在這裏。」

於是他稱讚涅魯達是「智利之鷹」，並第一個起來致祝賀詞，對這件事涅魯達在最近出

刊的「巴布羅·涅魯達的悲歌」中，曾鄭重的答謝。

他正與新聞記者及趕來的朋友們談話時，從世界的另一端傳來了智利總統薩魯巴德魯·阿萊德祝賀的電話。他們是多年的老友兼敵手，因為在一年前，涅魯達曾和他角逐智利共和國總統的寶座。

涅魯達的得獎，在全拉丁美洲引起狂熱的波濤，而波濤的最高潮，當然是在智利、祕魯及一些政治制度偏左的國家裏。而阿根廷由於當時是軍事獨裁下的國家，所以人民的態度也比較保守。聖地牙哥的兩家大報「拉·歐拉」與「拉·拿西恩」均有以下的報導：

「涅魯達的確是現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，如果瑞典學院不是因為政治性因素的影響，他應該早已得獎。」

在拉丁美洲的知識青年中意見似乎大分為二。某些人，特別是阿根廷人批評涅魯達，不論是從政治方面或文學性觀點而言，已顯陳舊、遲鈍了。而相反的，另一些人，特別是智利人，卻認為涅魯達永遠是一位巨匠，一位先驅者，他的作品代表了土著的風格與南美人民的靈魂。年輕的評論家說：

「他是我們最高意識形態的詩人。契·哥巴拉被暗殺時，只有一本書歌頌他的死，那就是涅魯達的詩集。」

可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發行的自由主義派的日報「拉·奧匹尼恩」則無情的說：

「雖然得到諾貝爾獎，但是他的作品，並不能引起人們內心由衷的感動，因為他過去二

十年來所採取的教條性政治態度，可能很顯然的降低了他作品的品質。」
發行量龐大的阿根廷週刊「巴諾拉瑪」則有以下的敘述：

「諾貝爾獎不應淪為付給文學作品的報酬。然而當去年的諾貝爾獎，頒給與莫斯科的教條主義公開爭執的索忍尼辛時，已徹底暴露了它分配機能的眞像。」

此外美國、西歐，特別是法國、義大利、英國、瑞士等，具有代表性的大報紛紛發表意見指出：

「諾貝爾獎的頒發經常基於政治理由。」

法國共產主義派的報紙「由馬厄地」與「雷特魯·法國」等，對於涅魯達的獲獎當然大為興奮，此外「魯·蒙多」報也是涅魯達的忠實信徒，它刊載了翻譯家姜·馬魯瑟納克的話向涅魯達表示敬意：

「他是當今世界上最普遍性的詩人，也是與大地最密切融合的人，其作品雖以智利為背景，但很快的就成為充塞宇宙空間的東西。」

可是自由主義派的資產階級代言者「魯·費加羅」，卻作了以下冷淡的敘述：

「政治對詩人常常是殘酷的，大陸詩人是涅魯達的政治路線，並沒有在他的榮耀上增添任何東西。」

而天主教的首要機關報「拉·庫羅瓦」，也以「諾貝爾獎的政治現象」為題，發表有影射性的言論。如果相信極右派大報「歐羅魯」的說法，那麼涅魯達的得獎，意味著世界共產主義的一次勝利，如果注意到巴斯特納克之後的史達林派的蘇羅可夫，和索忍尼辛之後的涅

魯達的出現不禁使人連想到瑞典學院，是否在爲加強莫斯科與智利封建土地制度做補償行爲。

英國的大報「建言報」對瑞典與中南美共產主義國家間的貿易關係，一面做諷刺性的報導，一面提出和上述相同的理由，這種雷同使我們訝異。而「泰晤士報」與「每日電訊」則直接引用基羅廣播演說中的要點，未加任何評論。曼徹斯特的「卡第安」報刊載拉丁美洲語言教授姜·佛朗可充滿讚美的長篇幅報導，他在這一篇報導中指出涅魯達是純人道主義者，他參加政治的原因是因為西班牙內亂，與祖國智利勞動者的悲慘狀態所促成的。

米蘭的「庫里耶·德拉·瑟拉」報雖然說，今年義大利可能不會對瑞典學院之評審，做批判性的報導。可是在「傑那魯多·義大利」中，仍一邊稱讚涅魯達做爲詩人的成就，一邊指摘「瑞典學院已無法正確站在純文學的觀點上了，因為它年年受政治的影響，已逐漸陷入泥淖中。」

瑞士的報紙「尼·茲魯·茲艾頓」認爲這是很重大的問題。「研究涅魯達作品的專家們，現在非對他的作品做價值判斷不可了，因為在戰術上瑞典學院無疑是共產主義者，他們認爲得過列寧獎的巴布羅·涅魯達足以匹敵前年的得獎者索忍尼辛的意念是很明顯的。」

這一年的頒獎儀式按照半世紀以來的慣例，原擬定於豪華的肯薩特廳中舉行，但因適逢

整修，所以改在魯特爾派的嚴肅的寺院中舉行。列席的男士均需依慣例穿著燕尾服與配戴勳章，女士則穿著晚禮服。典禮並未失去莊嚴的氣氛，在這能容納二千五百人以上的寬宏大廳中按程序進行。剛度過八十二歲誕辰的庫斯塔夫·阿德魯夫國王就位後，就和藹的發表演說，並把諾貝爾獎頒發給每一個得獎人，使典禮活動達到了最高潮。

在布置得金碧輝煌的禮臺上，涅魯達與其他四位同樣獲得這份榮譽的學者，並排坐在椅子上，然而由於他健壯的身體，和眼睛半閉以後看起來像史前爬蟲類的怪異面貌，使得列席者有一種奇異的感受。典禮順利進行，不久就由基羅陳述對文學獎得主的話：

「在涅魯達先生的作品中，大陸是有覺醒意識的，若對他豐富的靈感要求尺度與容積，不啻是在熱帶的原始叢林中要求秩序與光明，以及阻止火山的爆發一樣。」

隨後依著基羅的引導，穿著正式體面的這位野性革命家，從階梯走下來，輕輕點著頭走向年邁的國王。國王把獎牌與獎狀及四十五萬瑞典幣——等於九萬美金，或四十七萬五千新法郎——的支票交給他，然後和他講了許多話，並長長的握手。

有數千人參加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府黃金廳舉行的宴會，在五個得獎人中首先由涅魯達向賓客們致謝詞。第二天參加由國王舉行的晚餐會，與會的人士包括一百多名瑞典著名人士和各國的外交官，其中還有特別從奧斯陸趕來的和平獎得獎人維利·布朗。第三天，涅魯達則在瑞典學院的宴會上發表受獎演說。這件事依照規定是在事前就決定的，但絕不是強迫性的。